

姜颂平：一名老特工的多面人生

□陶建明

姜颂平，原名姜雅堂，海门四甲镇人。早年，在南通师范读书时，与刘瑞龙同班同学，参加由刘瑞龙发起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“晨光社”，在声援“五卅惨案”，抵制日货的学生游行队伍中比较活跃。通师毕业后在姐夫袁础引导下去到三益乡石头镇小学教书，并以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。1927年下半年，中共南通县委派俞海清、仇恒忠、汤慰宗等到东乡开辟工作，姜雅堂所在学校成为秘密活动点。1930年春由汤慰宗、姜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随红十四军一支队在通东开展活动。通东汤家直大地武装与红十四军对抗，袁础施巧刺杀死内奸毕永清。毕父控告，袁础逃至上海，1931年姜雅堂亦离开家乡去上海，在龙华孤儿院当教师，因揭发院长贪污等行被解职。

1933年7月，因南通县委书记王梦祥叛变出卖，姜在上海被捕，被押解回南通。姜母得悉，急忙张罗300块银圆，买通法官，请地方绅士保释。刚出狱，又被南通特务室王梦祥抓去，勒令姜雅堂办了自首手续，并改名姜颂平。

1934年8月，南通县特务室成立，姜颂平任助理特务员。他和汤慰宗一起被国民党特工组织派往通东，负责集训当地自首人员。谁知，汤慰宗刚到通东就遭暗杀。姜颂平连夜逃走，向南通特工办事处主任李仁甫控告。此事得到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的重视，指令江苏省特务室主任王剑虹亲自到南通督办，限令南通县县长金宗华缉拿凶手，并命令派县保安队出动兵力，包围汤家直。汤家直迫于压力，交出凶手。

1935年4月，姜颂平到镇江受训结束后，被派往海门任特务室特务员。他上任的第一个案子，就是处理海门私立兰陵中学学生袁尚宾与上海地下党的邮件案。地下党分析了姜颂平的情况，通过关系向姜发出警告。姜不想堵死自己的后路，就应付了事，避免了流血事件。

从中统变身

1939年，姜颂平在南京被汪伪特工总部“逮捕”。1941年被任命为南京区镇江站副站长。姜为讨好汪伪，与特工站长胡静轩在一个月内，把国民党军统镇(江)、扬(州)分区组织全部破坏，侦破电台并捕捉区长以下全部人员。他还利用与日军宪兵交朋友，建立关系，以便在必要时派用场。1941年皖南事变后，上饶集中营关押了一批新四军干部，这年秋天，有40多人集体逃跑，途经镇江南部堰时，被日军警备部队、县保安队巡逻队发现抓住。姜颂平得到这一情报，认为这是为自己留条后路的好机会，决定营救他们。他立即会见伪县长郭志诚，说这批人对工作很有用处，要引渡到特工站去，把他们带回特工站时，日本宪兵问干什么用，姜回答省特工总部要把他们解往苏州处理。宪兵信以为真，姜派人把他们“押送”至苏州后，全部释放。国民党中统在江苏的组织恢复后，又与姜颂平接上关系，要他在汪伪特营垒中做中统地下工作，以图既掩护中统活动，又利用汪伪打击共产党、新四军。这样，姜以双重身份去嘉兴，担任汪伪江苏省军区嘉兴办事处副处长，负责江浙边区6县的“清乡”工作。

1943年初，日伪准备在苏北“清乡”，汪伪特工组织南通分区成立，姜颂平奉命调回南通，任汪伪特工总部副区长兼南通分区区长(后改为苏北分区区长)。回到家乡，他利用各种关系拉地方部队做他的特务武装。一个偶然的机 会，他与正在通海地区担任通海自卫团团长的汤景延接上关系。他了解到汤的一些弱点，就约请汤赴宴，原打算让他喝个酩酊大醉，探明虚实，迫其就范。哪知汤如约赴宴，开怀畅饮，就是不醉。姜只得改变策略，出其不意地提出要他投降日伪，以求生存和发展。想不到汤景延竟有求必应，把部队名册、武器清册爽快地全部交了出来，于是汤景延被委为苏北分区专员。姜对收编汤的自卫团如此容易，反而疑心。汤打入汪特内部后，向姜进一步表示要 为李(士群)省长效劳。姜就带着汤去苏州见李士群。见到李，汤口若悬河，深得李的赞赏，当晚设家宴款待。宴毕，去卧室写了手令给南通地区清乡专员公署主任张北生，委汤为南通地区清乡警察大队长。汤上任后，为使日伪失去戒心，主动破了几个案子，还把张北生克扣军饷的事也透露给日本宪兵队。但日军还是不放心，让汤的部队分散驻防。1943年9月下旬，李士群被日军暗杀。9月29日，汤宣告反正，回到人民的怀抱。

拳师孙准手

□赵一锋

孙准手的民间传说颇多，有的近乎传奇公案小说，民国五年上海的《小说时报》第28期就刊登了孙准手其人其事，可见民国年间流传之广。说来笔者家族和孙准手有些渊源，小时候听爷爷、伯伯叔叔们讲起过孙准手的掌故。

民国版《如皋县志》载，“孙准手，名鉴英，准手是绰号，又叫准寿，住如皋县掘港场东街龙王桥，善气功，运气腹若笆斗，刀砍不进。从不收徒，常言，预学武术，非性格豁达，不可学，否则伤及他人，其罪难当”。

笔者祖上和孙家比邻而居，小时候听爷爷讲他的父亲与孙准手有过交往，所说的故事应该更加接近事实。笔者曾祖云程公，生于清同治十三年(1874)，性格恬淡坚毅，完全符合孙准手的收徒要求，小时候曾想拜孙为师，但终因孙实在不想收徒弟而未成，但还是教了我曾祖父如何“扎马步”和“冲拳”等一些基本动作。笔者小时候，爷爷已有七十多岁，比照着他父亲的样子“扎马步”和“冲拳”给我们看，一招一式还是有板有眼，握拳的姿势与众不同，是四指包住拇指。爷爷说过去掘港四周都是草荡，常有强盗出没，一般的成年男子都会一招半势防身。真正的身身搏击也就几个招式分胜负，大敌多少回合只是传说。

民国五年(公元1916年)上海的《小说时报》第28期就刊登“道咸间，有孙叟，名卓，绰号隼手……鲁鲁人，曾为海船标客，船遇风，漂流至嶧山……”上面说孙为清道光咸丰年间的人，笔者认为是个错误。笔者曾祖幼年学拳大概十岁许，差不多是1884年左右，这时候已到光绪年间，孙准手生活的年代应该是道光至光绪年间。

南通先民建筑之始为“推泥堆土，积薪为庐”。从“人”字茅棚演变为“滚地龙”“环筒舍”，再发展为“扑屋”“草屋”，城镇居民则为“一进几堂”的民居。民国以前，南通建筑由民间泥瓦木作的能工巧匠从事该业。近代南通建筑工人大体有这样三种：在农村的，农忙时务农、农闲时务工，能进行简单的房屋修建和以建造农村房屋为主，兼做农具、家具的工人。在城镇专门从事建筑的手工业工人，按工种形成专门行业——“作”，这类工人能兼作

简单的设计，施工技术仍沿用旧的方式。瓦工奉张班为祖师，木工以鲁班为祖师。在上海施工的专业技术工人和中小工。技术工人分工细致，技术水平较高，海门县的钢筋工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享誉上海滩；小工则分担技术性较低的运输、辅助劳动。南通建筑工人多数是层层师徒关系，地域乡谊和亲属观念很深。

清末民初的施工机构，主要集中在各种专业性性的“作”。辛亥革命以后，营造厂逐步发展。1917—1923年间，早先

从汪伪特务洗刷

抗战胜利前夕，姜颂平在汪特政治部二局任副局长、局长，仍然负责情报工作。此时，日伪败局已定，他时时提防日军下毒手。

1945年8月，日军投降后，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为洗刷姜颂平等汉奸罪名，在苏州办“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”，姜受训一个月，然后去中统局上海特派员办事处任调查组长，完成从汪伪特务到中统特工的转变。

1947年4月，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嗅觉灵敏的姜颂平感到身在特工组织好比在刀尖上跳舞，提心吊胆过日子太没意思，便通过关系离开特工组织，去江西省吉安 县任国民党县政府秘书。1948年，姜回到风雨飘摇的南京。

当时，南京国民党军政要员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忙于携家眷、细软撤退，姜颂平在南京难以立足，前往上海小住，观察形势，以求出路。

从中统特工转换

姜在上海小有名气，先后有共产党和民革方面的人士找过他，要他认清形势，及早决去向。姜回顾15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，到头来日军、汪伪、国民党统统把他抛在一边，为何再为他们卖命，“逃跑不是办法，先探听一下风声再说”。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凑了一笔钱，派潘汉年的至交徐汉光去香港找潘汉年。潘听到徐汉光说：“有几个中统骨干愿留在大陆。”潘即表示：“欢迎他们弃暗投明，立功赎罪，共产党的政策既往不咎。”为保护他们，潘还打电话给江南工委，要求派人 与吴钧鹤(打入中统的地下党员)联系，做好起义人员的接收工作。姜还和顾祝同部下两个团长联系上，准备动员他们率部起义，后因人民解放军快要渡江，国民党切断沪宁线上的铁路交通，错失时机。

为迎接上海解放，潘汉年回到上海，委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，组建情报委员会，准备清查国民党残留下来的军政要犯人员，弃暗投明的姜颂平被吸收为情报委员，任第二组组长。

解放军进城后，公安局逮捕了一批残余分子，全市分4个区突击审讯，姜分在西区活动，查点人员，发现漏网者，立即逮捕。有些老特工人员一见姜，表示怀疑。由于有姜等一批熟悉内情的人提

供名单和线索，加上布置周密，清理上海社会“垃圾”十分顺利，使上海社会及时恢复稳定。

1950年底，突击任务基本完成，情报委员会改为公安局情报室，姜任第三组副组长，开展肃反工作，搜集敌特军政宥材料，继续清理残余分子。工作告一段落后，情报室撤销，姜改任外勤谍报组组长，做秘密安全工作。

从逮捕判刑到平反昭雪

姜颂平在上海在潘汉年、杨帆直接领导下做公安工作，而且工作很有成效。1953年2月姜颂平接受组织审查，要他交代1948年从江西吉安到南京，是受国民党指派，有何使命，他如实检讨，但不能使审查满意，后押送北京，由公安部副部长谢富治直接进行谈话，还是没有眉目。1955年，最高人民法院以汪伪特务罪判他有期徒刑15年，送沈阳劳动改造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1967年，公安部派人去沈阳把姜颂平押回北京，关在看守所里，4年后才提审，造反派说快要刑满了，有个问题政府要他帮助尽快弄清楚，随后，造反派把一份编好的口供笔录放在他面前，让他一看，主要是揭发杨帆是叛徒、内奸，要他签字，姜表示这不是他的口供，他不能签字。造反派骂他顽固，延长刑期，有病不给治，严加看管，1975年10月才得以释放。分配到沈阳市区区级机关任职员，后来按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政策调到某电表厂当工人。1978年4月退休，回到海门，其户口迁到启东县合丰乡忠英村他外甥袁立青处落户。

1984年，潘、杨案件平反，他去华东医院看望老领导，杨帆才说原是康生迫害潘汉年、杨帆，牵连一大批起义人员。杨帆鼓励姜颂平申诉。他想自己已是大半生入土的人了，弄不好落个翻案的罪名，再折腾不起。但杨帆告诉他中央政策实事求是，他才逐渐消除顾虑，写了申诉材料。想不到，公安部很快派人专程到上海，找姜谈话。同年，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专案组复查，查清后行文宣布姜颂平无罪。上海市公安局恢复他干部待遇，让他又穿上公安服装，重新定级，办理离休手续。

这样，他以一个老公安的身份，在偏僻的乡间度过了几年，空闲时间写文史材料，把江苏地区的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史料加以整理，向相关部门提供。1988年姜颂平在启东因病去世，终年83岁。

姜颂平在上海在潘汉年、杨帆直接领导下做公安工作，而且工作很有成效。

1953年2月姜颂平接受组织审查，要他交代1948年从江西吉安到南京，是受国民党指派，有何使命，他如实检讨，但不能使审查满意，后押送北京，由公安部副部长谢富治直接进行谈话，还是没有眉目。1955年，最高人民法院以汪伪特务罪判他有有期徒刑15年，送沈阳劳动改造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1967年，公安部派人去沈阳把姜颂平押回北京，关在看守所里，4年后才提审，造反派说快要刑满了，有个问题政府要他帮助尽快弄清楚，随后，造反派把一份编好的口供笔录放在他面前，让他一看，主要是揭发杨帆是叛徒、内奸，要他签字，姜表示这不是他的口供，他不能签字。造反派骂他顽固，延长刑期，有病不给治，严加看管，1975年10月才得以释放。分配到沈阳市区区级机关任职员，后来按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政策调到某电表厂当工人。1978年4月退休，回到海门，其户口迁到启东县合丰乡忠英村他外甥袁立青处落户。

展览会办起来了，吸引了方圆十多里的农民前来参观，使之扩大了眼界，受到了启示。展览会展出的美国小麦种子，比本地的小麦种子大，分给农民种植，农民称之为“洋小麦”。“洋小麦”的产量比本地的老种子产量高，但这种小麦用人工脱粒(当时无机械脱粒)很困难，且麦秸粗，盖草屋不细絮，以致很难扩展。展览会展出的美国“岱字棉”种子，有农民试种。农民认为，这种棉花产量高、出售收入多，但由于当时石港一带农民只种少量棉花用于家庭纺纱织布，因而种植受习俗限制未能发展。

展览会遭到一些保守势力的抵制与嘲讽。过去石港一带农民养殖的生猪多为如皋的“东串猪”。东串猪，性情温和，周身黑毛，肉质较好，是制作“火腿”的好原料，但“东串猪”生长期长，饲养成本较大。展览会展出了英国“盎克夏”(今译成“约克夏”)公猪图片，介绍这种公猪与本地猪杂交后可培育出的新猪种带来的优势。有农村私塾先生看到这种展览图片后不接受，称用的历书都是夏朝传下来的。如今来了个什么“盎克夏”，竟敢来“盎”剥我们，“克”服我们，把它倒进河里淹死吧，免生后患。农村当时的闭塞保守，于此可见一斑。也可以想象当时石港举办一个农副产品展览会要费多少艰难。今天，我们对先人在传播现代农业科技方面所作的努力也应当表示敬意。



木楼忆贤达

□苇航

如皋市人民医院西南隅，坐落着一座精美的小木楼。楼中设有院史馆，展示着沙元炳、黄季平的照片。谈及小木楼的前世今生，绕不开这两位如皋贤达。

《如皋卫生志(1384—1990)》(第51页)等书记述：1921年，由邑绅沙元炳(健庵)发起创办如皋县公立医院，是年4月建成开诊，沙任院长。院址沙家河塘，有平房13间，设有病床。

沙家河塘是沙元炳祖宅，位于如皋内城河西北角望月桥附近。早前，上海发生疫情。留日医师黄季平时在南通，书函告知沙翁，及早防范。沙翁素工中医，但兼容并包，同时采取西医措施，如皋得以安然无恙。经此一事，沙元炳情愿让出租宅13间，创办了如皋第一家公立医院，即今如皋市人民医院。沙翁时任院长，黄季平已回家乡，实际负责如皋公立医院的运行工作。1927年初，沙翁经多位名医医治无效，患病离世。在他病重期间，仍为公立医院操劳。

1926年11月13日《时报》刊出《公立医院募捐建筑》：如皋公立医院，成立五载，成绩尚著。惟院舍因陋就简，设备未周，困难叠见，如内症之疗养房、外症之手术室，均付阙如。该院院长沙元炳，有鉴于此，拟募捐购地建筑。昨已发出通启，着手进行。

1926年11月29日《时报》又刊出《公立医院添筑房屋》：如皋公立医院，前以院舍不敷应用，拟购地添筑，所需经费，除自行募捐外，并呈请县公署借拨。前督军齐燮元提借20000余元之息款，业经县署提交县参事会议议通过。闻该院已购定西门内观音堂对河沙某业田九亩，价银3500元，现正绘具图样，以便招工承建。

幸运的是，沙翁在世时，公立医院新院区建设费用问题得到妥善解决。由此，公立医院规模得到扩大。1927年，黄季平继任院长，秉承沙翁遗愿，全心经营医院，造福乡梓。约两年后，如皋公立医院又传来好消息。一位英文熟练的驻如通讯员，撰写一篇外文报道，抢先刊于1929年1月29日《上海时报》(英文报纸)第13版。报道名为《如皋公立新院准备就绪——江苏乡镇治疗病人之大型机构》。此文颇具文献价值，笔者试译如下：如皋公立新院建筑工程，业已竣工。入住十年(笔者注，应为八年)的老医院将搬入宽敞明亮的新医院。乔迁工作将从1月30日开始，不久后还将举行新医院开幕典礼。新医院的建造与维护经费，完全取自知县掌控的地方基金。不过日本医学学校毕业的黄季平医师，积极参与监督，他对于医院获取基金起到重要作用。最初预算，建立新医院需要花费大约10000元用于建筑与设备。

这篇外文报道，有两处价值：如实肯定黄季平医师对于新医院的历史贡献，以及新医院投入之大，在江苏县乡医院中名列前茅。事实上，实际投入还要大于报道所述。随后的中文报道，就有体现。1929年3月5日《时报》刊出《公立医院新屋落成》：去年春间，本县公立医院院长黄季平，以原有院屋，不敷应用，乃决定购地建筑。一面从事募捐，就南门外城内益人桥南，购地建筑新式病房。历数月之久，现已落成。全院房屋，四十余间，构造精美，设备完善。统计建筑费及设备费约20000元。除由地方补助3000元，及省款补助4800余元外，余均从口募而来。该院于二十七日举行落成典礼。

《如皋卫生志(1384—1990)》也述及，县公立医院迁入益人桥南新医院，那里建有二层楼房一幢，共有43间，设内科、外科、儿科、皮肤科、五官科、待诊室、手术室、化验室、调剂室、诊察室、人工太阳灯治疗室，病房分为一、二、三等，病床30张。这栋二层楼房就是如皋医护人员熟知的小木楼。

约在2013年，因为城市改造，又经多方人士呼吁，小木楼(部分砖瓦材料得以保存)计划移修至如皋市人民医院。2014年12月，小木楼移建完毕。小木楼如今仍为两层，第一层计有房间12间，面积为340平方米，第二层又有房间13间，面积310平方米。此楼为红色木窗、木门、木柱结构，故名为小木楼。一楼为如皋市人民医院院史馆，内有沙翁的雕像和黄季平的照片。守护小木楼、兴建院史馆，正是后人悼念沙元炳、黄季平两位贤贤的最佳方式。